

語 言 學 論 文 選 譯

第 三 輯

科 學 出 版 社

教育学论文选评

王 一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三輯

科學出版社

1957年3月

內 容 提 要

这是莫斯科大学語言学小叢書之一。作者主要根据俄語、德語和英語的材料从各个角度全面地敘述了構詞法中最主要的一些問題，比方構詞法跟詞彙、基本詞彙、語法的关系，構詞法的各种类型和它們的相互轉化，構詞法的概括性、多义性等等。最后對於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的構詞法研究給予了严厉的批判。

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三輯)

原著者	〔苏〕R. A. 列夫柯夫斯卡亞
翻譯者	孙 宏 开 列 文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北 京 西 四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7年3月第一版

195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11,650

書号:0728 印張:11/4

开本:850×1168¹/₃₂

字數:28,000

定價:(9) 0.22 元

莫斯科大學語言學小叢書編者的話

國立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普通語言學及歷史比較語言學教研室決定出版一套有關語言學各種基本問題的小叢書。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是：蘇聯各高等學校迫切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言學說為基礎的普通語言學課程之各種教材，但是，這樣的教材直到現在還沒有。

參加本叢書編撰工作的不僅有普通語言學及歷史比較語言學教學研究的工作人員，而且還有本大學語言學系所屬其他各語言學教研室的工作人員，不過，本叢書還不是“語言學概論”課程或“普通語言學”課程的有系統的講述，它只包括普通語言學課程的材料，分冊出版，它既可供大學生在研究上述各項課程時使用，又可供教師在準備這些課程個別部份的講義時參考。

本叢書是集體編著的。因此，當講述語言學的個別問題時，特別是講述在蘇聯語言科學界還沒有得到完全一致意見的那些問題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編著者各人對這些問題的獨特見解，反映出各人在引用的材料範圍方面的不同，各人在敘述的體裁方面以及對於材料的解說方面的特點。但是所有這些差異並不會達到造成矛盾的地步。關於這些問題的解釋也決不會超出蘇維埃語言科學中已獲得的解釋範圍之外。

目 次

(小标题是譯本編者加的)

1. 詞彙和構詞法·····	1
2. 基本詞彙是詞彙的構詞基础·····	3
3. 基本詞彙是詞彙的語义基础·····	5
4. 語法和構詞法·····	6
5. 構詞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11
6. 俄語構詞法的三个类型·····	14
7. 能产的和不能产的構詞类型·····	18
8. 構詞类型的相互轉化·····	20
9. 構詞类型的多义性·····	25
10. 对資产階級構詞法研究的批判·····	29

1. 詞彙和構詞法

構詞法是豐富語言詞彙和以新的詞彙單位充實詞彙的基本方法。隨着社會制度的改變及生產、科學、文化等的發展而產生許多新詞，其中大部分一般是借助於與語言的結構及其內部發展規律緊密相聯系的構詞手段而構成的（此外還有另一種充實詞彙的方法——借用[заимствование]，這種方法具有另一種特點，它並不能經常起作用，而是根據一定的歷史條件，有時很活躍，有時不活躍）。

作為豐富語言詞彙的基本方法之構詞法，具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形態學的，結構學的，語義學的），它在語言里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限於創造新詞。在構詞的過程中，在豐富詞彙的過程中，構詞法本身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着。

語言構詞手段的發展是依據語言在這一方面的內部發展規律而發展的，是和語言在表現手段上的要求和適應的。語言的這種表現手段能極正確地和極完善地表達各種各樣的意义色彩。因此，它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交際的需要。

詞彙是語言中最易變化和最活動的部分，詞彙幾乎不斷地在變化，因為詞彙直接地反映着使用該語言的人民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新事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詞漸漸消失了，又出現了一些新詞，另外一些詞的意义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樣也可能引起新詞即同音詞的形成。

新詞的出現是由於人們在社會中相互交際的需要而決定的。而這種需要也決定着一些舊詞的衰亡，因為這些舊詞所表示的現象在社會生活中已經消失了，並且在當時社會發展階段上，對社會來說它們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然而，從語言中淘汰的詞畢竟是少量的（和总的詞彙數目比較）。在語言里新產生的詞的數量大大地超過了消失的詞的數量。因此，在語言中詞彙的數量就不斷地增長，詞彙不斷地豐富因而也就豐富了語言本身，因為語言的豐富和發展是和詞彙

的丰富和紛繁彼此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斯大林指出,“詞彙反映着語言發展的状态,詞彙越丰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丰富越發展”。^①

然而,詞彙的丰富絕不能仅仅从数量方面来理解,不能把它理解为單純的增加新詞。詞彙的丰富也包括詞彙的紛繁性,也就是包括詞所表达的概念的丰富,也包括詞在語义方面和修辭方面意义色彩的丰富。

这些意义色彩使人們能表达思想中各种不同的,極其細微的意思,能最好地滿足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需要。

詞彙的这些特性是直接和詞的構詞方法及構詞手段相联系的。这里問題也还不仅在於構詞手段的数量上(在不同的語言中由於各种語言的結構不同,其構詞手段在数量上也很不同),同时還在於詞的紛繁性、灵活性,在於詞能否最完善地去表达人們那些与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范围相联系的概念,即是說,還在於構詞手段能否最大限度地滿足交际需要的能力。因此,構詞法,詞的变化和用詞造句之間的相互联系起着巨大的作用,既然構詞法只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的一个方面,所以通过人类語言所表达的(在語言的基础上和借助語言所形成的)概念是由該語言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手段所表現出来的。

与丰富詞彙的同时,語言的語法結構也逐漸地完善着。因为詞彙和語法結構彼此是互相联系的,虽然語法是从个別的和具体的詞和句子里抽象出来的,但是它畢竟还是存在於由詞所組成的語言里,並以語言的詞彙为基础,在詞彙的基础上,經過人类思維活动長期抽象化的結果而發展起来的。

語言詞彙所包括的詞的数量是極其巨大的(这么大数量的詞就是作为本族語言而掌握了該語言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語言中的詞彙並不是杂乱無章的一团。任何一种語言所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1頁。

有的詞都聚集在語言基本詞彙的周圍，這基本詞彙作為語言詞彙的基礎被利用着。斯大林寫道：“語言的詞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為基本詞彙的核心。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卻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①。

正如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指出的一樣，根據斯大林關於根詞構成基本詞彙核心這一原理，可以作出如下的結論：“在基本詞彙里除了根詞之外還包含有派生詞”^②。這些派生詞就是在詞彙的各種範圍內構成新詞所依據的構詞類型和構詞格式。

新詞是由根詞的詞干和已進入基本詞彙的派生詞的詞干構成的，另外，新詞還由基本詞彙範圍以外的一些詞干構成。

2 基本詞彙是詞彙的構詞基礎

基本詞彙給語言提供能構成新詞的詞干和構成新詞的格式，這些構詞格式是以派生詞的形式進入到基本詞彙之中去的。這樣的派生詞都屬於能產的構詞類型。因此，基本詞彙是詞彙的主要結構基礎，是豐富和發展語言詞彙的基礎。

例如帶後綴 (суффикс)-ец 的名詞的構詞類型在俄語發展的前期就以一定的詞的形式進入到基本詞彙里（如：купец [商人]，писец [抄寫員]，вдовец [鰥夫]，мудрец [才子]，новгородец [諾夫哥羅德城的人]），因而在語言詞彙里就能構成這樣的新詞，如：комсомолец [共青團員]，партинец [黨員]，ленинец [列寧式的人]，сталинец [斯大林式的人]。

由於在俄語發展前期在基本詞彙里不僅存在着帶後綴 -ец，像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1頁。

② 參閱B. B. 維諾格拉多夫著，《斯大林的著作對發展蘇聯語言學的意義》，載《在斯大林的著作啓示下的語言學問題》論文集，蘇聯莫斯科大學，1952年，第42—43頁。

писец (来自 писать [写]), купец (来自 купить [买]) 这样的从动词变来的名词, 还存在着像 торговец [商人] (来自 торговать [做生意]) 这样的词, 所以在后缀 -ец 的基础上还发展了新的后缀 -овец。产生 -овец 这种后缀的途径是这样的: 像 торговец 这样的派生词, 它不仅和动词 торговать 相对比 (торговец 实际上是从 торговать 来的), 而且还和名词 торг [拍卖] 相对比, 由于这种对比再通过词干的重新分化, 于是就产生了 -овец 这样的后缀。后缀 -ов- 不是作为属于派生词干 (动词 торговать 的词干) 之一部分使用着, 而是作为名词的后缀 -овец 的组成部分被使用着。

於是, (在 торговец 这一类型的词中) 被分出来的后缀 -овец, 在目前也是属于能产的构词手段, 试比较, 用这个后缀构成的旧词, 如: орловец [养鹰者] (来自 орел [鹰]), толстовец [托尔斯泰式的人] (来自 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 和用这个后缀与 исполком [执行委员会], вуз [高等学校], МХАТ [莫斯科(文艺院)艺术剧院] (都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词) 的词干所构成的新词, 如: исполкомовец [执行委员会委员], вузовец [高等学校学生], мхатовец [莫斯科(文艺院)艺术学院工作人员]。

带 -овец 后缀的名词和带后缀 -овский 的形容词是相关联的 (试比较: исполкомовец—исполкомовский [执行委员会的], вузовец—вузовский [高等学校的] 等等), 后缀 -овский 同样是由于词干重新分化而产生的, 因为在基本词彙里除了形容词类型的 отцов [父亲的], дедов [祖父的] 等等以外, 还存在以 отцов 和 дедов 等词干构成的形容词 отцовский [父亲的], дедовский [祖父的], 像在 отцовский 类型的词中被分出来的后缀 -овский 所表明的这种新的构词的形式 (像带后缀 -овец 的人名的构词类型一样) 同样是属于能产的构词类型 (如: исполкомовский, мхатовский, жактовский [住宅租赁合作社的])。

因此, 构成新词所依据的构词类型和构词格式通常是早已在语言中确定了, 或者是由于分出了新的词干, 或者由于随着构词系统

的發展和完善而使用了新的構詞成分。^①

3. 基本詞彙是詞彙的語義基礎

基本詞彙不仅是語言詞彙的構詞基礎，而且还是語言詞彙的語義基礎。

普通的詞彙里像 *скоростник* [快施工] 這樣一個詞，“它是由形容詞 *скоростной* [快速度的] 的詞干而構成的，而 *скоростной* 又是從名詞 *скорость* [速度] 變來的，*скорость* 又是根據屬於基本詞彙的 *скорый* [快的] 構成的。*скорый* 是這組常用詞 *скоро* [快]，*наскоро* [匆忙]，*скорость*，*скоростной*，*ускорить* [加速]，*ускорять* [加速]，和第一部分帶 *скоро* 的各種複合詞（如：*сороход* [跑得快的人]，*скоропелка* [早熟] 等等）的支撐點”。^② 這一詞組中所有的詞在意義上都和基本詞彙中的形容詞 *скорый* 相關連，並且這些常用詞都包含着與 *скорый* 相同的詞干。普通詞彙里的詞在詞義方面（以及在構詞材料和結構方面）和基本詞彙里的詞，或者是直接發生聯繫，如 *скоропелка* 是和 *скорый*（*скоро* 是 *скорый* 變來的）及 *спелый* [成熟的]（*спех* 是 *спелый* 變來的）有關，或者是借助另一些詞而發生關係的，譬如：*скоростник* 和 *скорый* 或 *скоро* 的關係是通過 *скоростной* 而聯繫起來的。

距離基本詞彙很遠的帶術語性質的動詞，如俄語的 *взземлять* [接上地線]，德語 *erden* [意義同上]，英語 *to earth* [意義同上]，在詞義上都直接和本語言中的包括在基本詞彙里的詞有關，如俄語 *земля* [土地]，德語 *Erde* [土地]，英語 *earth* [土地]。這些屬於電工學術語範圍內的動詞又是構成下列這些術語的詞干，如俄語名詞 *взем-*

①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著，《在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的啓示下的現代俄語構詞法問題》，載維諾格拉多夫院士主編：《現代俄語·形態學》，蘇聯莫斯科大學，1952年，第43頁。

②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著，《關於基本詞彙和它在語言史上的構詞作用》，載《在斯大林的著作啓示下的語言學問題》論文集，蘇聯莫斯科大學，1952年，第165—166頁。

ление (接上地線), 德語名詞 Erdung (在英語中情況有些不同, 因為這兒它有複合的術語 earth connection [連接], 而不是詞身 earth- 後面加後綴組成)。然而, 這些由動詞詞干構成的名詞不單是和動詞的詞干有關, 它們在詞義上還和本語言中包括在基本詞彙里的名詞 земля, Erde 的詞干有聯繫。

如果語言詞彙的基礎即語言的基本詞彙對詞彙和詞彙的發展的影響是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的話, 那麼詞彙的發展同樣地要反映在基本詞彙的發展上。詞彙里所產生的一些詞漸漸地轉入基本詞彙。另外還有一些在語言中新出現的構詞類型 (如果這些構詞類型能成為能產的構詞格式的話) 也滲透到基本詞彙中去了。與基本詞彙有關的普通詞彙詞義的變化同樣也不可能不對其相應的基本詞彙的意義產生一定的影響。譬如 земля 一詞在技術方面所具有的含義和有着 земля 這個詞的詞干的一些術語, 如: 動詞 заземлять, 名詞 заземление 的詞義, 毫無疑問地在一定限度內 (間接地) 反映在 земля 這個詞的詞義上, 它以新的專用於術語方面的, 但又和該詞其他的意義互相起作用的意義豐富了 земля 這個詞。

4. 語法和構詞法

語言的詞彙不僅和基本詞彙密切地聯繫着, 而且也與基本詞彙一起構成了語言的基礎和語言特點的本質的語法結構密切地聯繫着。語法在語言里起着組織的作用, 這種組織作用首先表現在詞永遠具備該語言所特有的一定的語法形式, 和按照語法的規則組成句子。

語法的組織作用還不僅限於此, 構詞的過程和構詞方法同樣地也和語法聯系得非常密切。語言構詞手段的性質取決於語法結構的性質。在不同結構的語言里 (屈折語, 膠着語等等) 構詞法也具有不同的, 僅是該種結構所特有的特點。

語法也支配着構詞法, 所有的新詞總是作為在語法上具有一定

形式的單位而構成的，作為一定詞類的代表而存在，一定的詞類是和其相應的語法範疇，相應的句法上的用法相聯系着的。

正如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指出：“新詞一定歸入積極的語法範疇，受着這些語法範疇的支配，同時在口語里，也是根據着這種語法規則來使用的”。^①

例如，在俄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和其他一些印歐語系的語言里，從它們的語法結構來看都是屬於屈折語。它們的構詞法和構形法都是依靠屈折方法即加詞綴的方法（加前綴和加後綴的方法），此外還存在着語音的交替。

在俄語的 *печарь*〔面包師〕和 *печенье*〔烤麵包〕兩個詞中，我們可以看到像在動詞 *печь*〔烤〕的語法形式里（如 *пеку*〔我烤〕，*пе́чешь*〔你烤〕）同樣的輔音交替現象。

在德語的詞里，我們同樣看到元音交替現象：（1）*Gebirge*〔山脈，山地，山脊〕（來自詞干 *Berg*〔山〕），（2）*Gelände*〔地方〕（來自詞干 *Land*〔土地，國家〕）。以下這些詞的語法形式中也有這種元音交替現象：（1）*ich gebe*〔我給〕，*du gibst*〔你給〕（*e:i* 的音變和在 *Berg—Gebirge* 等詞中發生的音變一樣）；（2）*das Land*（單數）——*die Ländеr*（複數）（*a:ä*，也就是 *[a] : [ε]*，和 *Land—Gelände* 等詞中的語音交替一樣）。

許多詞也像各種語法形式一樣是借助附加後綴而構成的；例如：（1）在不同的語言里加後綴構成的動作者名稱（*имена деятелей*），例如：俄語 *читатель*〔讀者〕（來自動詞 *читать*〔讀〕的詞干），德語 *Leser*〔讀者〕（來自 *lesen*〔讀〕的詞干）；或者再如俄語 *рисовальщик*〔畫家〕（來自動詞 *рисовать*〔繪畫〕的詞干）；法語 *dessinateur*〔畫家〕（來自動詞 *dessiner*〔繪畫〕的詞干）；或者，再如俄語的 *мыслитель*〔思想家〕（來自動詞 *мыслить*〔思想〕的詞干）；德語 *Denker*〔思想

① 維諾格拉多夫著，《斯大林的著作對發展蘇聯語言學的意义》，載《在斯大林的著作啓示下的語言學問題》論文集，第39—40頁。

家)(来自動詞 *denken* [思想, 想]的詞干), 英語 *thinker* [思想家] (来自動詞 *to think* [思想, 想]的詞干); (2) 加后綴構成各種詞類的語法形式, 像形容詞的比較級或名詞的復數, 以及像動詞現在時單數第三人稱, 在這兒的屈折部同樣能看作是“后綴”, 因為屈折部是联接在詞幹的後面的構形成分 (формант), 正如后綴的情況一樣。如俄語 *ясный* [清楚的]——*яснее* [比較清楚的], 德語 *klar* [清楚的]——*klarer* [比較清楚的], 英語中與上面意義相同的 *clear—clearer*; 俄語 *стол* [桌子]——*столы* [桌子——復數], 德語 *Tisch* [桌子]——*Tische* [桌子——復數], 英語中和上面意義一樣的 *table—tables*, 再如俄語的 *он работает* [他工作], 德語 *er arbeitet* [他工作], 英語中和上面的意義一樣的 *he works*。

必須指出, 雖然在屈折部和構形的后綴之間有一定的差別, 但二者都是用來表示詞的變化, 在它們之間不存在不可超越的界線。表示名詞格的屈折部同時也表現了數的範疇, 起了復數后綴的作用, 也起了變格的作用 (試比較: *стола* [桌子] (單數生格) 和 *столов* [桌子——復數生格])。

另一方面, 詞的形式往往具有區分詞彙意義的作用。試比較 *дерево* 當 [木頭] 講時是表示物質, 材料, 當 [樹] 講時是表示植物 (在這兒以上各意義在形式上不能區別開), 及其表示同樣意義的復數形式 *деревья* [樹], *деревья* 這個詞的意義是 *дерево* 這個詞所具有的。如果不把 *дерево* [木頭] 和 *дерево* [樹] 認為是同音詞的話, 那末 *деревья* 這個詞起着近於構詞的作用, 如果在這兒承認它是同音詞, 那末就可以認為它是起着構詞的作用的。

在法蘭西語里前文已經提到的, 利用后綴的構詞和利用后綴的構形之間的平行關係 (параллелизм) 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破壞: 例如分析形式所起的作用在法語里要比德語里大得多, 特別是從大部分形容詞構成的比較級里, 不是用綜合的方法而用分析的方法 (例如: *plus clair* [比較清楚的] 和俄語的 *более ясный* [比較清楚的] 相比較)。單數 *table* [桌子] 和復數 *tables* 之間的差別現在只是正字法上

的差別，因為此地發音上沒有任何差別（這說明了在其形式之間也沒有區別），數的範疇不是用詞的綜合形式表現出來的，而是用分析的方法——即加冠詞（article）的方法來表現：單數 *la table*，復數：*les tables*，*la table* 和 *les tables* 之間在正字法上的差別在這兒只是反映了語言發展的較古時期這些形式所固有的差別而已。

然而，在語言的各種構形手段和各種構詞手段之間並沒有完全的平行關係。在其他的印歐語里（法語除外），每一種語言的構形和構詞都有自己獨有的特點。^① 例如被用作為構詞方法之一的複合詞的方法（或者較正確地說：詞干複合的方法），完全不能用來構形。由幾個（兩個）詞干所組成的語法形式無論在俄語里，無論在德語里或是在英語里都是不存在的。像俄語的 *Я буду писать* [我將寫]，德語 *Ich werde schreiben* [我將寫]，和英語的同樣意義的 *I will write* 這一類的分析形式其結構不是複合的詞，而是 [固定詞組]（*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единицы*），因為它們之中每一個成分都是做為一個獨立詞而出現的，而不是作為複合詞的一部分即詞干的形式而出現的。俄語中，一方面有 *железобетон*（鋼筋水泥），*железобетона*（單數生格）（複合詞），同時還有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鐵路]，*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單數生格）等等（固定詞組），另一方面像 *Я буду писать, ты будешь писать* [你將寫] 等這些分析形式，其中輔助動詞 *быть* 是按照動詞變化的規則來變化，並類似固定詞組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中形容詞 *железный* [鐵的] 所處的地位一樣，二者不同之處僅在於形容詞具有與動詞不同的形式。在 *железобетон*，*железобетона* 和其他類似的複合詞中，第一部分不是作為具有獨立形式的詞（*оформленное слово*）而出現的，而是作為包括在 *железобетон* 這種型式的詞中的詞干而出現的^②。

所有的詞包括這樣的一些名詞在內，像俄語里的 *читатель*，德

① 參閱維諾格拉多夫著，《構詞法和語法學、詞彙學的關係》，載《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啓示下的語言史和語言理論問題》論文集，蘇聯科學院，1952，再參閱同書中他的文章《論構詞法和語法的關係》。

② 參閱 A. И. 斯米爾尼茨基著，《論詞的問題》，載《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啓示下的語言史和語言理論問題》論文集，蘇聯科學院，1952，第 197—203 頁。

語里的 *Leser*, 英語里的 *reader* [讀者], 或者像俄語的 *мудрость* [英明], 德語的 *Weisheit* [英明], 英語的 *wisdom* [英明], 都是代表一定的詞類, 借助了該詞類特有的構詞手段而構成的。像俄語的詞尾 *-тель* 和 *-ость*, 德語的 *-er* 和 *-heit*, 英語的 *-er* 和 *-dom* 都是名詞後綴, 它們連接在一定詞干之後, 便表明所構成的詞是名詞, 這種名詞是屬於在這種詞類中的一類詞的。以上所例舉的一種是屬於從事某種活動的人的名稱 (*читатель* 等等), 另一種是屬於表示性質或本性的抽象名詞 (*мудрость* 等等)。類似這樣的, 由不同的詞類的詞干 (*читатель* —— 由動詞詞干而來, *мудрость* —— 由形容詞詞干來) 而構成的派生詞就構成了名詞, 並立刻被納入該詞類 (名詞) 所具有的所有的語法範疇, 即性、數、格的語法範疇中去。一定的後綴和不同的詞干連接在一起, 使相應的詞列入於一定的詞類 (這由連接在詞干後的後綴來決定), 假如這個詞是能變化的詞, 這也就使得這個詞能被列入到相應的詞形變化的系統中去, 因為每一個能變化的詞本身都意味着是其所有形式的一個完整體系, 舉例說吧: *читатель* —— 這只是該詞的形式之一, 這個詞還具有其他一系列的形式 —— *читатель, читателя, читателю, читатели* 等等。構詞後綴 *-тель* 表示着名詞中的一類詞 (表明從事某種活動的人的名字或行為工具如 *выключатель* [電門]), 表示着詞的性, 即是說表明了該派生詞是屬於陽性名詞的變格系統 (軟變化)。

然而, 必須指出, 除了和一定的詞有關係, 因而也能表明所構成的新詞屬於某一類詞的構詞手段以外, 還有這樣的一些構詞手段, 這些構詞手段並不包含有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作用, 因為它們在各種詞類範圍內都被採用着。這樣的構詞手段首先是為數眾多的前綴和應用在不同的詞類之中的, 具有前綴性能的小品詞, 像俄語中的一些詞: *разобидеть* [欺侮], *прихвалить* [夸獎], *распрекрасный* [美麗的], *рас-красавица* [絕代美人] 或 *архиплут* [大惡漢], *архинервный* [神經病的] 等詞。

由此可知, 有一些構詞手段並沒有具備直接表示是屬於那一種

詞類的作用,這些構詞手段在某種程度在語法上是“中立的”(нейтральные),雖然大部分構詞詞素(不僅是後綴,還有前綴)並沒有顯露這種中立性。譬如,特別是像 *воз-*(*вос-*) 這樣的前綴,也僅僅只是動詞的綴前,因此它只表明該詞干是屬於動詞,例如: *возвысить* [提高], *возглавить* [領導], *воспеть* [歌頌],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恢復]。俄語里大部分前綴一般都是動詞的前綴,像 *раз-*(*рас-*) 這樣的前綴是從動詞發展到靜詞里去。至於說到 *архи-*,這是屬於外來前綴的問題,這些外來的前綴是隨着某些外來詞一起從希臘語(直接地或者通過拉丁語)滲透到俄語里,然後開始和俄語的詞干相結合。

在另一方面,構詞法與語法也有聯繫。雖然在構詞類型方面的抽象化與語法形式的意義相聯繫的抽象化各有不同的性質,但構詞法和語法一樣都具有抽象化的特點。

5. 構詞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概括和抽象一般地是整個語言所具有的特徵,正如列寧指出的:“語言里有的只是一般的东西”。^① 每一個詞,每一個名詞(普通名詞),形容詞,動詞等等都是概括的結果,無論那一種語言沒有概括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像俄語的名詞 *книга* [書] 和另外一些語言中與此意義相同的詞(德語 *Buch*, 英語 *book*, 法語 *livre*) 或俄語的 *дерево* [樹], 德語的 *Baum*, 英語的 *tree*, 法語的 *arbre* 意義上是包含着指出,做為代表所有同類事物的相應的事物。^② 再如俄語的形容詞 *зеленый* [綠的], 德語的 *grün*, 英語的 *green*, 法語的 *vert* 意味着一定(有着各種各樣的細微差別)的顏色,這種顏色表示很多不同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徵。譬如 *зеленое дерево* [綠的樹], *зеленая трава* [綠的草], *зеленый лист* [綠葉], *зеленая крыша* [綠的屋頂], *зеленая краска* [綠的顏

① 列寧著,《哲學筆記》,蘇聯國家書籍出版社,1947,第258頁。

② 參閱·庫茨涅索夫著,《形態學概論》,載《現代俄語·形態學》,莫斯科大学,1952,第24頁。